

浅谈传统音乐与现代广场舞的融合与传承

杨洁

兴化市文化馆 江苏 兴化 225700

[摘要]传统音乐是民族音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传统音乐资源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是长期的音乐实践累积下的文化精髓;是独一无二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随着岁月的变迁,传统音乐和其他依托活态保护的非遗项目一样,正逐步消亡、灭失。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本文意在以传统音乐与现代广场舞的跨界融合为着力点,探讨如何借助现代广场舞群众性活动的影响力,实现传统音乐的有效传承。

[关键词]传统音乐;现代广场舞;传承;融合;发展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2.229

一、传统音乐的现状与传承

(一) 传统音乐的形式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省份、地区、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传统音乐形式。北方音乐粗犷大气、南方音乐含蓄委婉、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独具风情。传统音乐作为艺术,其文化底蕴丰富,地方特色浓郁,是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劳动形式创作而成,具体的传统音乐又广泛地运用于民间节日、民族假日、民族风俗等领域。传统音乐的形式有民歌、歌舞剧、器具、说小调及戏曲等,有乐律、乐谱、调式、演唱演奏等诸多的技法,反映了各地区之间不同的风土人情、地方特色、语言、文化等。传统音乐是我国音乐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构成。传统音乐区别于新音乐的重要特征不在于创作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其独特和传统的表现形式以及风格。

(二) 传统音乐的发展现状

我国历史悠久,传承在民间的传统音乐形式多样、品种丰富,仅里下河地区就有数百首号子、小调、民谣、风俗歌。传统音乐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从群众中来也被群众接受并喜爱,经过岁月的洗涤和沉淀,这些传统音乐才能流传千古、广为流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地区就流行着“楚声”和“吴声”,发展至今,云南的《弥渡山歌》、湖北的《龙船调》、浙江的《对鸟》、江苏的《拔根芦柴花》等优秀的传统音乐到今天都被当地人民广为传唱,其中《茉莉花》更是从十八世纪末年起就开始走向国际,曾经歌声回荡在维也纳大厅和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上。这些传统音乐陶冶了人民群众的情操,丰富了民众对美好文化需求的向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当今社会上盛行的多是流行音乐,特别是近两年抖音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快节奏的快餐音乐传播迅速。民众们对流行音乐往往琅琅上口,对传统音乐却越发陌生,许多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正和其他需要进行保护的非遗项目一样,逐步消亡、灭失。

(三) 传统音乐的传承

如何更好地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和传承是个永恒的话题,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音乐中蕴藏的我国数千年来优秀的文化价值亘古不变,超越了

时空,是联结着中华民族曾经、当下与未来的精神图腾,承载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世代中国人的情感认同,解读着当今民间纯正、鲜活的生存信息。在当今这个各种意识理念冲、价值观多元的特殊时代,传统音乐中包含的对善良、和睦、和谐的理念并不落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是应有之义。

二、传统音乐与现代广场舞的跨界融合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人们更注重身心的愉悦和健康,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现代广场舞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消遣的重要体育活动。其实,在我国悠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广场聚集性的群舞活动出现的很早,根据现存的史书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末期,当时出现此类广场舞活动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陶冶身心、强身健体,而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用来宗教祭祀的方法,在原始生活和封建时代中,这种在广场进行的多人聚集性的群舞类型的祭祀是最常见、最广泛的群体性活动行为之一。

(一) 现代广场舞音乐的特殊性

随着发展,现代广场舞已慢慢演变为时下最流行的一种大众性舞蹈,其广泛分布于我国不同地域,无论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是边远地区的小城镇,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现代广场舞都有受众且广受欢迎。目前广为流行的现代广场舞音乐鲜见传统音乐的影子,受制于现代广场舞动感活动的特殊性,其在配乐方面往往会选择节奏明显、动感欢快的一类音乐,这种音乐最常见的就是《最炫民族风》、《小苹果》等等,这类歌曲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辨识度,节奏也很欢快。与之相对的是我国传统音乐往往节奏婉转,曲调悠扬,其配器和编创,往往并不符合现代广场舞欢快的节奏,所以导致了目前盛行在现代广场舞活动中的音乐基本上没有传统音乐。

(二) 现代广场舞推动音乐传播

舞蹈和音乐这两种文化活动都是形影不离又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音乐是舞蹈元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而舞蹈的传承发展也能促进音乐的传播。现代广场舞的起源是出自健身的目的,从大中城市开始风靡了全国各地,它的流行离不开丰富多彩的各式音乐种类,正是因为音乐有着

个具体色的不同曲风才造就了现代广场舞的百花齐放。具体而言,全国各地的广场或公园里会分不同的场地有着不同的音乐,此外,抖音的火爆也将抖音中节奏欢快、通俗的歌曲带入到现代广场舞中来,许多流行歌曲也被改编为广场舞歌曲,出现在全国各个城市广场中,在全国范围掀起来一股健身热和中国音乐风热。

(三) 现代广场舞跨界发展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和现代广场舞都是满足群众娱乐生活的活动载体,二者在城乡居民群体中都有着广大的受众。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流行舞蹈的实践创新,这本来是不相干的两个话题,但其实如果能将这二者更好地进行跨界融合发展,产生的效应其实是会几何倍增的,这既可以丰富广场舞的选曲又能通过广场舞活动弘扬发展我国传统音乐。其实,广场舞的受众广和传统音乐的艺术性强是完美互补的,将二者跨界融合发展对助推我国的群众文化发展有诸多益处。一方面利于传承传统音乐。传统音乐可以在借助广场舞的强大吸引力,让其在创新中传承,让根植于乡土的文化遗存在舞蹈中传承,在运动中传播。另一方面更适应地方群众文化需求。将地方音乐元素和饱含地域特征的舞蹈语汇融入广场舞,符合本地域人群的传统生理特点、动作习惯和心理习惯。此外,两者互相融合既秉承传统文化,又有机融入现代时尚信息,符合当今社会的审美情趣,有助于增加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豪感,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在更广的层面提升地区文化形象,传播地方文明和民族精神。但如上所述,受制于广场舞和传统音乐各自的特点,将二者融合创新发展还需进行更多的尝试。

三、传统音乐与广场舞融合发展的建议

舞蹈与音乐本就联系紧密、相辅相成,在广场舞的发展中运用整理后的传统音乐能够让广场舞焕发更大的吸引力,并且还能在广大的广场舞爱好者中加大影响,起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音乐的目的,就如何有效促进传统音乐与广场舞创新融合发展有如下建议:

(一) 发展壮大专业人才队伍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来都需要人才的力量,融合发展传统音乐与广场舞更需要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广场舞和传统音乐跨界融合存在组织体系不完善、活动目标不明确、形式过于僵化等情况,这些问题追其本源都是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因此,要想推动二者融合发展工作持续性开展,就必须重视对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基层文化机构应积极培训基层文化工作者,侧重本地区文化匠人的挖掘,鼓励社会艺术工作者重新就业,并大力支持基层群众文化志愿者的培养。在发展人才的同时,要为工作人员创新提供有利的条件,使艺术工作者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经营理念来适应当下的变化,从而使群众文化工作

能持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 提升传统音乐和广场舞的品质

广场舞起源于健身目的,当前,广场舞的音乐以西北风和网络风为主流,舞蹈风格趋同,表现形式单一,艺术性和地方个性不足,亟需“不断充实文化内涵、提升审美品位”。下一步,要基于丰富发展广场舞的动因而进行的系列作品的创编,在地方特点的打造上着力实施提炼、固化。组织国内有影响的专家团队独立完成传统音乐的改编工作,将戏曲风、民族风、流行风风格多元化,覆盖老、中、青不同群体和不同性别,加上现代配器和场景营造,使广场舞保留健身功能的同时,兼具艺术性和地方性,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个性印记,让音乐更加好听,让舞蹈更加好看,群众更加愿意参与。

(三) 加快传统音乐和广场舞的创新发展

现代广场舞要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营养汲取,传统民歌的传承与活态保护,也不能脱离当代生活。广场舞拥有最大的受众群体,二者融合发展最大的困难是创新。一方面要音乐创新。传统音乐朴实自然,大多产生于田间地头,年代久远,已不太适应现代的传唱要求。因此,我们将传统音乐大胆创新,既保留原生态的精髓,又大量采用现代流行的编曲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易于传唱。另一方面要舞蹈创新。传统广场舞节奏机械,表现形式单一,可以尝试在编舞上摒弃传统广场舞套路,利用各地民间舞蹈语汇,还原百姓劳作生活,彰显本地农耕文化,并大胆使用戏曲元素,将戏曲身段融入广场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突破文化与体育、民歌与舞蹈、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既让广场舞实现观赏性和艺术品位的提升,又有效实现了让传统民歌在舞蹈中传承,在运动中传播。

综上所述,借助广场舞来传承传统音乐是大有可为的一个尝试。传统音乐作为我国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因其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利于传承,探究将传统音乐与广场舞跨界发展不仅有利于广场舞传播,同时也能更快加速本土音乐传承与发展。所以,不管是新兴的广场舞,还是拥有文化积淀的传统音乐在未来都需要在探索之中寻求发展。在互融互通的过程中要注意分类保护,分层发展,在保留各自特点的前提下,相互汲取优势,在当代文化生态之中实现共生。

参考文献

- [1] 蔡丽红. 中国传统音乐与舞蹈的若干联系[J]. 艺术探索, 2007(6): 27-28.
- [2] 黄而彬. 回归与承接: 新时代视野下中国传统音乐的生命再塑[J]. 大众文艺, 2018(22): 157.
- [3] 张雪梅. 探究广场舞中本土音乐的传承发展[J]. 音乐世界, 2021(5): 93-95.